

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

十二

卷之三



第一百十一回 鴛鴦女殉主登太虛 狗彘奴欺天招夥盜

金瓶梅

話說風姐听了小了頭的話又氣又急又傷心不竟吐了一口血便昏暈过去坐在地下平兒急來扶住忙叫了人來梳粧扶着慢慢的送到自己房中將風姐輕輕的安放在炕上立刻叫小紅斟上一盃開水送到風姐唇邊風姐呷了一口昏迷仍睡秋桐过来畢瞧了一瞧便走同了平兒也不叫他只見豐兒在傍站着平兒便說快去回明二位太太于是豐兒怕風姐吐血不能照应的話回了邢王二夫人邢夫人打諱風姐推病藏躲因這時女親都在內裡也不好說別的心理却全信只說呼他歇著去罵平兒也並不言語自然這晚親友來往不絕半個多小時些老家人等見風姐不在也有個閒歇力的亂吵已闹的七顛八倒不成事体到了二更多天遠客去後便頂個辭呈奉幕布的女看大家都哭了一陣只見死安已要的背量遠去了大家扶住槿蘭一陣傳解過來便說老太一疼了一場更狠了去的很平兒都打諱人到悲哭俱有這些言語也不理會及至薛姨的時候上一下也有百十個人只不見死安家人因為忙亂却也不曾檢點到底珀等一干人哭喪之時你尋我死安又恐是忙哭乏了暫且別高歡着也不言語薛姨已在外頭要政叫了裏頭向明這事便商量着派人看家裏頭回說上人裡頭除了蕙兒在家照應不必送殯下人程頭派了林之孝的一家子照應拆棚等事但不知程頭派了蕙兒在家照政道聽見你母親說是你媳婦病了不能去就叫你在家的你珍大嫂子又說你想掃病的利害还叫四丫頭陪着華領了几句了說妻子照着上屋裡傳好夢睡了心想珍大嫂子与四丫頭两个

不合所以攏掇着不叫他去若是赶上就是忙船厄也是不中用的我们那一个天灾看也很难照应想了一回回要改道老爹且歇了鬼等進去商量定了再回要改点点就要碰便進去了谁知死將死央哭了一傷想到自己跟着老太一輩子身子也沒有著落如今大老爹雖不在家大太太的這樣行為我也瞧不上老爹是不厚道的人已故便亂世為王起來了我们这些人不是要叫他们搬弄公誰收在屋子裡誰配小子我是受不得這樣折磨的倒不如死了干净但是時怎麼樣的死法呢一面想一面走到老太的套間屋內剛跨進門口見到燈光慄淡隱約有女人拿着汗巾子好似要上吊的樣子死央也不驚怕心裡想道這可是誰和我的心事一樣倒比我走夜裡便向道你是誰俗语西人是一样的心要死一塊兒死那個人也不答言死央走到跟前一看並不是這屋子的丫鬟但個一看竟得冷氣侵人一時就不見了死央呆了一呆退到燒燶上坐下他一想道哦是了這是東府裡小夢大奶奶他早死了的怎麼到這裡來必是來叫我的他怎麼又上岸呢想了一想道走了必是教給我不的法鬼死央這麼一想邪侵入骨便站起來一面哭一面到了板屋裏那年後的一條頭髮擋在怀里就昏上解下一串汗巾接着秦氏方纔比的地方拴上自己又哭了二回聽見外行人客散去恐有人進來急忙關上屏門然卻堵了一腳凳自己站上板仔中栓上和鬼套在咽喉便把脚凳蹬開可憐咽喉氣絕香魂玉正無投奔只見秦氏跪在前死央的魂魄疾忙趕上說道夢大奶奶你等我那人道我至不是什麼夢大奶奶夢之妹可卿是死央道你明了是夢大奶奶怎麼說不是呢那人道這七有了緣孽我告訴你自然明白夢我在墳地宮中原是個情的首座曾的是風情月債降臨塵世日當五

第一情人引这些痴情怨女早昏入情司所以我徒懸梁自盡的因我看破凡情起立情海歸入情天所以太虛幻境廢情一司竟無人掌管今警幻仙子已令你補入替我掌管此司所以命我前來引你前去的冗央的說道我是最無情的怎樣等我是最有情的人呢那人道你這不知道呢世人都把那淫慾之事當作情字所以作出傷風敗化的事來還自謂風月多情無關孽事不知情之一字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便是個性喜怒哀樂已發便是情了至於你我這子情正是未發之情就如那花的含苞一樣若待發洩出來這子情就不為真情了冗央的說咬緊牙頭說意便跟了秦氏可憐而去這裡琥珀尋了日火看見邢王二夫人少奶奶有家的人想著去向冗央明日怎樣坐車便在婆母的那間屋裡找了一遍不見又找到拿間裡剛到門口見小兒抱着從門邊裡望裡看時只見灯光半明半滅的影一伴心裡害怕又不聽見屋裡有什麼動靜便走回來說道這屋子跑到那裡去了隔壁的小珠說你見冗央姐來看沒有珍珠道我心找他太急萬他說該必在食間裡瞧着了琥珀道我瞧了屋裡沒有那燈也沒人未央燭花兒漆黑怪怕的我沒進去如今咱们一塊兒進去瞧看有沒有琥珀等進去正夾蠟花珍珠說誰冗央脚凳擰在這裡幾手伴我一跤說着往上一瞧唬的哎喲一聲身子往下一仰咕咚的栽在琥珀身上琥珀也看見了便大嚷起來只是兩隻腳挪不動外衫的人也都听见了跑進來瞧大家嚷着看來琥珀身上死玉三夫人知道王夫人宝釵等听了都哭着去瞧那夫人道我不料冗央倒有這樣高氣快叫人去告訴老爺只有寶玉听见此信便唬的双眼直瞪驚人等慌忙扶着說道你哭就哭別裝着氣宝玉死命的才哭出來心想冗央這樣可人偏又這樣死活又想實在天地間的灵气獨鍾在這些女子身上了他算階了死所我們究竟是件畜物还是老太君的兒孫誰能趕

渴上他復又喜欢起来那时宝釵听见宝玉大哭了出来及到跟前见他又咷襲人等忙说不好了又要疵了宝釵道不妨事他有他的意思宝玉听了更喜欢宝釵的话到底他还知道我的心别人那裡知道正在胡思乱想贾政等进来着实的嗟嘆说道好孩子不枉老太娘他一場即命賈璉出去吩咐人連夜買板盛殮明日便跟着老太娘的殯送出也停在老太娘後全了他心志贾璉答应出去這裡命人将妃央放下停放裡间屋内平兒也知道了過來同襲人莺兒等一干人多哭的哀歎絕內中紫鵑也想起自己終身一無着落恨不跟了林姑娘去又全了主僕的恩義又渴了无所如今空懸在宝玉屋内虽说宝玉仍是柔情密意究竟算不得什麼於是更哭得哀切王夫人即傳了妃央的嫂子進來叫他看着入殮遂与邢夫人商量了在老太娘內賈了他嫂子一百兩銀子还说莫闲了将妃央所有的東西俱賞他们他嫂子磕了頭出去又喜欢说真的我们姑娘是又有志氣的有造化的又得了好名声又得了好發送傍邊一个老婆子说道罢呀嫂子这会子你把一个活姑娘賣了一百銀子就喜欢了那時候況給了大老爺你还不知得多少銀呢你该更得意了一句話截了他嫂子的心便紅了臉走間了剛走到二門上見林之孝帶人抬進棺材来了他只得也跟進去帮着盛殮假意哭嚎了几声贾政因他為贾母而死要了香來上了三炷作了個揖說他是殉葬的人不可作了頭論你们小輩的多該行个礼兒宝玉听了喜不自勝走來恭恭敬磕了几个頭贾璉想他素日的好處也要上來行礼被邢夫人道了一个爺们就是了別折得他不得超生贾璉就不便過來了宝釵听了这话好不自在便道我原不該与他行礼但只老太娘去世俗们多有未了之事不敢胡為他肯替俗们尽孝俗们也该托化好的替俗们伏侍老太娘去也少尽一点子心说着扶了莺兒走到靈前面奠酒那眼淚早撲簌流下来了奠畢拜了几拜狠的哭了一場衆人也有说宝玉的兩口子多是僕子也有说他兩口心腸好也有说他知礼的贾政反倒合了意一面商量定了看家的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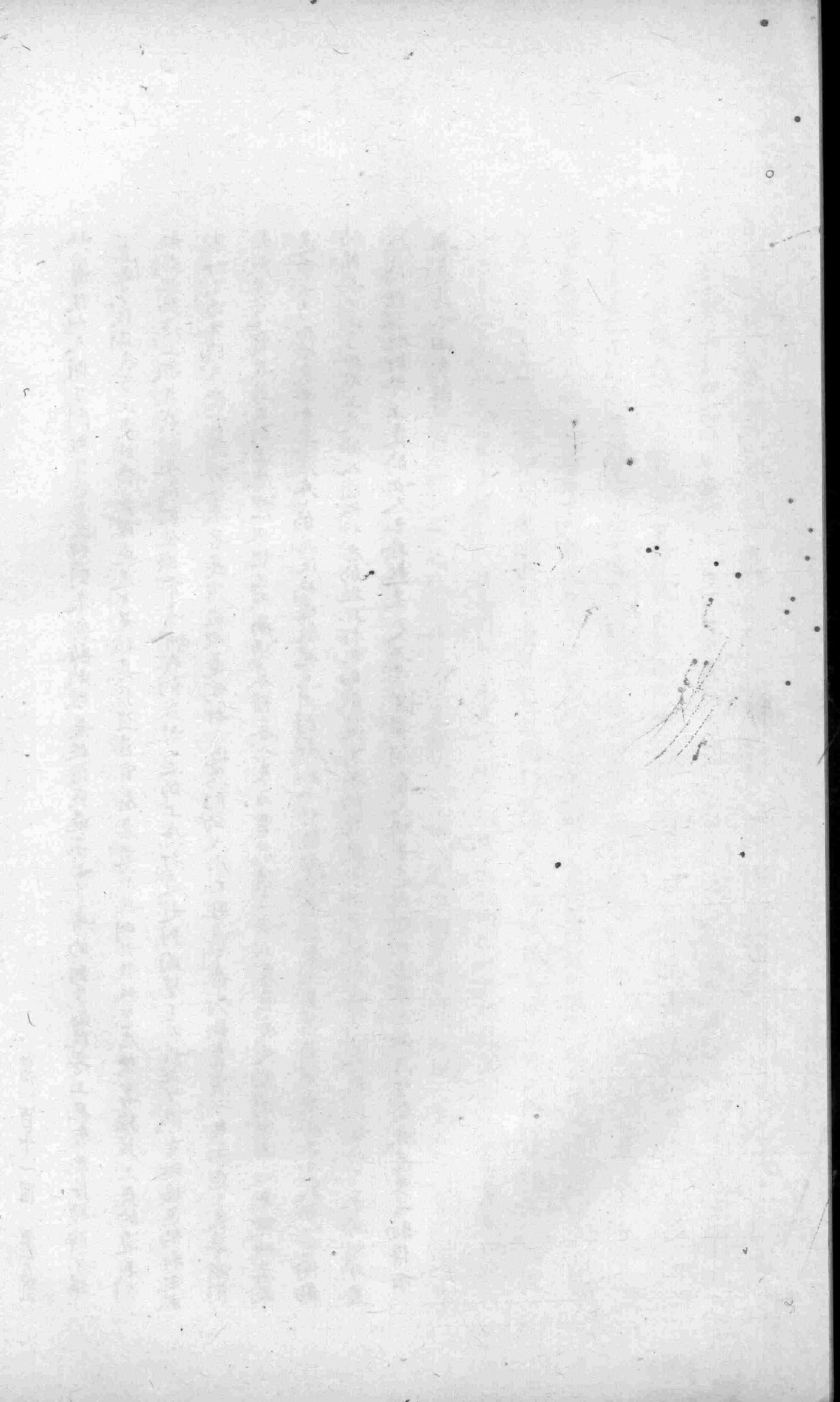
凤姐惜春餘者多遣去伴堂一夜誰敢安眠一到五更听见外面有人到了辰初發引賈政居長哀麻哭泣極尽孝子之禮靈柩出了門便有各家的路祭一路的風光不必細述走了半日來至槨檻寺安靈所有孝男等便在廟伴宿不題且說家中林之孝帶領拆了棚將門廳上好打掃淨了院子派了巡更的人到晚打更上夜只是榮府規例一交二更三門掩上男人就進不去了裡頭只有女人们查夜凤姐雖隔了一夜漸的神氣清爽了些只是那裡動得只有平兒同着惜春各處走了一走吩咐了上夜的人也便各自歸房却說周瑞的乾兒子何三去年賈珍管事之時因他和鮑二打架被賈珍打了一頓擇在外頭終日在賭場過日近知賈母死了必有些事情頗為豈知探了九天的信一些也沒有想頭便唉聲嘆氣的回到賭場中間的坐下那些人便說道老三你怎麼不下來撈本呢何三道倒想要撈一撈呢就只沒有錢庄那些人道你到你們周大太爺那里去了几日府裡的錢你也不知弄了多少來又和我們裝窮了何三道你們還說呢他們的金銀不知有几百萬只藏着不用明兒留着不是火燒了就是賊偷了他們才死心呢那些人道你又撒謊他家抄了家還有多少金銀何三道你們還不知道呢抄的是擋不了如今老太、死後還苗了好些金銀他們一丁也不使多在老太、屋裡搁着等送了殯回來才分呢內中有一個人听在心里擲了几般便說我輸了幾丁錢也不審本兒了睡去了說着便走出來拉了何三道我和你說句話何三跟他出來那人道你這庄伶俐人這麼穷我替你不服這口氣何三道我命理窮可有什麼法兒呢那人道你才說榮府的銀子這麼多為什麼不去拿些使喚何三道我的哥他家的金銀多你我去白要一二錢他們給庄那人道他不給借们就不会拿庄何三听了这话裡有活忙問道依你说怎麼樣拿呢那人道我说你沒有本事若是早拿来了何三道你有什么本事那人便輕說道你若發財你就引頭兒我有好些朋友多是通天的本事别说他们送殡去了家裡只剩下几个女人就讓有多少男人也不怕只怕你沒這麼大胆子罢了何三道什麼敢不敢你打涼我怕那丁乾老子庄我是照着乾媽

的情况上頭才認他做乾老子罢。他又罵了人了。你剛才的話就只怕弄不來倒招了厭棄他們那丫鬟門不熟，別說拿不來，倘或拿了來也要闹出來的那人道：這麼說，你的運氣來了我的朋友還有海邊上的呢？現今多在這裡看。丁鳳頭等。丫鬟若到了手，你我在这裡也無益，不然大家下海去受用不妙。你若擇不下，你乾媽替們索性把你乾媽也帶了去，大家夥兒舉一舉，好不妙。何三道：老大，你別是醉了罢？這些話混說的是什麼？說着，扭了那人走到丁僻靜地方，兩個人商量了一回，各人分頭而去。暫且不題。且說包勇自被賈政吆喝派去看園賈母的事，出來之忙了，不曾派他差使。他也不理會，總是自做自吃，閒來睡一覺。醒時便在園裏耍刀弄棍，倒也無拘無束。那日賈母一早出殯，他雖知道因沒有派他差使，他任意閒遊，只見丁女尼帶了一丫鬟，來到園內腰門那裡扣門。包勇走來說道：女師父那裡去？丫鬟道：今日聽得老太一的事完了，不見四姑娘送殯，想必是在家看家。恐他寂寞，我們師父來瞧。他包勇道：主子多不在家，園門是我看的。請你們回去罢。要來等主子們回來了，再來。丫鬟道：你是那裡來的？丁里炭頭也要管起我們來！包勇道：我不叫你們來，有什麼法？況婆子嚷道：這多是爻了天的事！連老太、在日還不懶，我們走動呢！我偏要打這裡走！說着，把手在門環上狠的打了几下。妙玉已氣的不言語，正要回身便走，不料裡頭看二門的婆子，看見有人拌嘴，連忙開門一看，見是妙玉，已往回身走去。明知包勇得罪了，便趕忙走來說：不知師父來，我們閑門進了我們四姑娘在家裡正想師父呢。快請回來。看園的小子是新來的，他不知僕們的事，回來回了老太，打他一頓，撵出去就完了。妙玉雖是听见，總不理他。那婆子再四央求後，才說出怕自己担不是，几乎急的跪下。妙玉血柰只得隨着那婆子過來。包勇見這般光景，不好再攔，氣得嘆氣而回。這裡妙玉帶了丫鬟，走到惜春那裡，過了惱，敘些閒話。惜春說起在家看家，只好熬個夜。但是二奶奶病着，一個人又闷，又害怕，能有一個人，在這裡我就放心。如今裡頭一丁男人也沒有，今兒你既光降，肯伴我一

宵僧们下棋說話。況可使得。妙玉本來不肯見惜春。可怜又提起下棋一時高興。應了打發道婆回去取了他的茶具。衣禡。命侍兒送了過來。大家坐談一夜。惜春飲幸異常。便命彩屏去開上年蠲的雨水。預備好茶。那妙玉自有茶具。道婆去了不多一時。又來了一個侍者。送下妙玉日用之物。惜春親自烹茶。兩人言語投机。說了半天。那時天有初更。時候。彩屏放下棋枰。兩人對奕。惜春連輸兩盤。妙玉又讓了四個子。況惜春方贏了半子。不覺已到四更。正是天空地闊。萬籟無聲。妙玉道我到五更須得打坐。我自有人伏侍你。自去歇息。惜春只是不捨見妙玉要自己養神不便。扭他剛要歇去。听得東边上屋內上夜的人一片声喊起。惜春那裡的老婆子們也接声嚷道了。不得有。人。唬得惜春彩屏驚心胆俱裂。所見外頭的男人便声喊起來。妙玉道不好了。必是這裡有了賊了。說着起忙的閑上屋門掩了灯光。在窓戶眼內往外一瞧。只見几個男人站在院內。唬得不敢做聲。回身擺着手帕。的爬下來。說了。不得外頭有几个人。漢着說。犹未了。又听得房上响声不絕。便有外頭上夜的人進來吆喝。拿賊。一個人說道。上屋裡的東西多丟了。并不見人。東邊有人去了。僧们到西邊去惜春的老婆子。看見有自己的人便在外間屋裡說道。這裡有好些人上了房了。上夜的多道。你瞧。這可不是。麼。大家一齊嚷起來。只听得房上飛下好些。衆人多不敢上前。正在沒法。只聽園裡腰門一聲大响。打進門來。見一個稍長大漢。手執木棍。衆人唬得藏躲不及。听得那人喊道。不要跑了。他們。你們多跟我来。這些家。人听了。這話越發曉得。骨軟筋酥。連跑也跑不動了。只見這人站在當地。只管亂喊。家人中有一個眼尖的看出来了。你道是誰。正是甄家荐来的包勇。这些家人不覺胆壯起来。便鬪魏的道。有一个走了。有的在房上。唬得包勇便聳身上房追趕那賊。這些賊人明知。賈家無人。先在院內偷看。惜春房內。見有一个人。絕色尼姑。便頓起淫心。欺上屋。俱是女人。且又畏懼。正要踹進門去。忽听得外面有人進來。追趕。所以賊衆上房。見人不多。还想抵擋。猛見一人上房。趕來。那些賊。

見是一人越不理論便用短兵抵住那經得包勇用力一棍打去將賊打下房來那些賊飛奔而逃從園牆過去包勇也在房上追捕豈知園內早藏下了几斤在那里接贓已經接過好些見賊夥跑回大家舉械保護見追的只有一人明欺寡不敵衆及倒迎上來包勇一見生氣聞聲即打那夥賊輪起器械四五斤人圍住包勇亂打起來外頭上夜的人也多仗着胆子赶来衆賊見聞他不過只得跑了包勇還要趁時被一斤箱子一絆立定看時心想東西未丟衆賊遠逃也不追趕便叫衆人燭燈照看地下只有几斤空箱叫人收拾他便欲跑回上房因路徑不熟走到鳳姐那邊見裡面燈烛輝煌便問這裡有賊沒有裡頭平兒說道這裡也沒開門只听上屋叫喊說有賊呢你到那裡去罢包勇正摸不着路遇見上夜的人過來緣跟着一齊尋到上屋見是門閂戶啟那些上夜的在那裡啼哭一時賈芸林之孝多進來了見是失盜大家着急進內一瞧老太的箱櫃俱閒便罵那些上夜女人道你們多是死人麼賊人進來你們多不知道那些上夜的哭道我們凡人輪更上夜是管二三更的我們多沒有住腳前後走的他們是四更五更我們才下班兒只見他們喊起來並不見一人趕着照看不知什麼時候把東西早已丢了求爺們問管四更五更的林之孝道你們多要死回來再說僕們先到各處看去上夜的男人顧着走到尤氏那邊門閂緊有几斤接着說曉死我們了林之孝問道這裡沒有東西呀裡頭的人方開了門道這裡沒丟東西林之孝帶着人走到惜春院內只听得裡面說道了不得曉死了姑娘了醒兒丟林之孝便叫人開門問是怎麼了婆子道賊在這裡打仗把姑娘多曉坏了豎得妙師父和彩屏才將姑娘救醒東西是沒失林之孝道賊人怎麼打仗上夜的男人說幸虧包大爺上了房把賊打跑了還聽見打倒了一斤呢包勇道在園門那裡你們快睡去罢賈芸等走到那邊果然看見一人躺在地下死了細的一瞧好像周瑞的乾兒子衆人見了咷異派了一人看守着又派了兩斤人照着前後門走到門前看時那門俱閂鎖着

林之孝便叫人開了門報了營官立刻到來查勘賊踪是從後夾道子上了房的到了西院房上見那瓦片破碎不堪一直過了後園去了上夜的齊聲說道這不是賊是強盜營官着急道並無明火執杖怎麼便等強盜上夜的道我們趕賊他在房上撒尿我們不能到他跟前幸虧我們家姓包的上房打退趕到園里還有好几斤賊竟和姓包的打起仗來打不過才跑了營官道可又來若是強盜難道倒打不過你們的人底不用說了你們快查清了東西通了失單我們報就是了賈芸等又到上屋裡風姐已扶病過來惜春也來了賈芸請了安大家查看失物因兜央已死琥珀等又送靈去了那些東西多是老太的並沒見過數況只用封鎖如今打從那裡查起衆人多說箱櫃東西不少如今一空偷的時候見不了那些上夜的人會做什麼的況且打死的賊是周瑞的乾兒子必是他們通同一氣的風姐听了氣的眼睛直瞪的便說把那些上夜的女人多拴起來交與營裡審問衆人叫苦連天跪地哀求不知怎生發放並失去物件有無看落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二回 活冤孽妙姑遭大劫 犯雙讐趙妾赴冥曹

话说凤姐命捆起上夜的女人送營審向衆女人跪地哀求林之孝同贾芸道你们求也是益老爺派我们看家沒是造化如今有了事上下都耽不是谁救得你若说是周瑞的乾兒子連太老起裡外亡的都不干淨凤姐喘吁的说道這都是命裡所招和他們說什麼帶了他們去就是了那丟的東西你告訴營裡去說实在是老太老的東西向老爺们像知道等我們報了去請了老爺們回來自然開了失單送來文官衙門裡我們也是這樣報賈芸朴之孝答應出孝惜春一句話也沒有只是哭道這些事我從來沒有听见過為什麼偏碰在僧們兩個人身上明兒老爺太老回來叫我怎麼见人说把家裡交信你们如今闹到這丁念兒还想活著麼凤姐道僧們願意嗎現在有上夜人在那裡惜春道你还能说况且你又病著我是沒有說的這都是我大嫂子害了我了他攬着太老派我看家的如今我的臉搁在那裡呢說著又痛哭起來凤姐道姑奶奶快別這麼想若說沒臉大家一樣的你若是這丁念兒想我更擋不住了二人正說著只听见外頭院子裡有人大嚷的說道我说那三姑六婆是再要不得的我們甄府裡從來是槩不許上房的不想這件府裡倒不講究這丁昨兒老太老的腰疼出去那丁什麼廢裡的尼姑死要到僧們這裡來和嗚喝著不准他進東腰門上的老婆子们倒罵我死尖及著叫那姑子进来那腰門子一会兒闹著一会儿閑著不知做什麼

我不放心沒敢睡听到四更這裡就嚷起來我來叫門倒不開了我听见声儿就醒了打開了門見西邊院子裡有人站着
便走來打死了我今兒後知道這是四姑奶奶的屋子那丫姑子就在裡頭今兒天沒亮溜出去了可不是那姑子引進
來的賊麼平兒等聽著都說這是誰這麼沒規矩姑奶奶都在這裡敢在外頭這麼混壞风姐道你听他说甄府裡
就是甄家薦來的那丫厭物罷惜春听得明白更心裡受不的风姐接著向惜春道那丫人混说什麼姑子你们那
裡弄了丫姑子住下了惜春便將妙玉來照他商量着下棋守夜的话说了风姐道是他麼他這麼肯這樣是再沒有這
但是叫這討人嫌的東西喫出來老爺知道了也不好惜春愈想愈怕站起來要走风姐虽说坐不住又怕惜春害惜怕進
出事來只得叫他先別走且看著人把偷剩下的東西收起來再派了人看著僕們好走平兒道僕們不敢收等衙門裡來
了踏看了後好奴呢僕們只好看著但不知老爺那裡有人去了沒有风姐道你叫老婆子向去一回進來說林之孝
走不開家下人要伺候查驗的再有的是說不清楚的已經老爺去了风姐點頭同情惜春坐著發愁且說那夥賊原是
何三等處的偷搶了好些金良財寶搜運出去見人追趕知道都是那些不中用的人要往西邊屋內偷去在窓外看見
燈光底下兩丫鬟一人姑奶奶那些賊那般性命極起不良就要踢進去因見色勇來趕得驚忙而逃只見了向
三天家且躲入窩裡家到第二天打听動靜知是何三被他們打死已經報了文武衙門這裡是躲不住的便商量趁早

歸入海洋大盜一處去若遲了通緝文書一行開岸上就遇不去了內中一斤人胆子極大便說僧行走是走我就只捨不得那丁姑長的實在好看不知是那丁廢裡的錐兒呢一斤人道啊呀我想起來了必就是東府園裡的什麼櫂翠庵裡的姑子不是前外頭說他和他們家什麼寶三爺有原故後來不知怎麼又害起想思病來了請大夫吃藥的就是他那一斤人听了說僧行躲天叫僧行大哥拿錢置辦此項費行頭明兒亮鐘時候陸續出閑你在閑外二千里坡等我衆賊議定分班儀仗照且說要政等送殡到了寺內安厝畢親友散去要政在外廂房住靈邢王二夫人等在內一宿無非哭泣到了第二百重新上祭正擺飯時只見要芸進來老太^五太^五前磕了頭忙上的跑到要政跟前跪下嗚嗚哭止的將昨夜被盜得老太^五上^五的東西都偷去色勇趁賊打死了一個人已經呈報文武衙門的話說了要政听了發怔邢王二夫人等在裡頭也吓了一跳都得褪不附体並手口有嘴與要政過了一念子向失單正樣向的要芸回道家裡的人不知道還沒有開單要政道不好僧們動過家的若開出好的來反耽罪名快叫連兒那時要連領了寶玉別處上察未回要政叫人趕了回來要政聽急得直跳一見要芸也不承要政在那裡便把要芸狠心的罵了一頓說不配抬舉的東西我將這樣重任託你押著全巡更你是死人麼虧你還有臉來告訴沒著望要芸腰上啐了口要芸垂手站著不敢回一言要政道你罵他也^五益要連然後跪下說這便怎麼樣要政道也沒法兒只有報信銀錢。但只是存老太^五遺下的東西僧行都沒動。你说要

子我老太上死得几天誰忍得動他那一項良子原打算完了事算了帳再有的在這裡和南置校產的所有東西止沒說兒如今設文武衙門要失單若將几件好的東西同上恐有碍若說金良若干衣飾若干又沒有實在數目流使不得倒可換喫你如今竟換了不人了為什麼^這樣料理不開你跪在這裡是怎麼樣呢賈璉也不敢答言只得站起來就走贾政又叫道你那裡去賈璉又面來道怪異^去回家去料理清楚贾政叫了一声賈璉把頭低下贾政道你進回了你母親叫了老太上的雨巾子頭去叫他們細的想了一回單子賈璉心裡明和老太上的東西都是死的怪貨他去了向誰就向玲珠他們那裡記得清楚只不敢駁回連口的答應了回身走到裡頭那王夫人又埋怨了一頓叫賈璉快去向他們這些看家的說明兒怎麼兒我們賈璉也只得答應了出來一面命人拿車預備琥珀等進城自己騎上驃子跟了幾個小廝如飛的回去賈母也不敢再回贾政斜簽着身子慢慢的抬出來騎上了馬來到賈璉一路話到了家林之孝請了安一直跟了進來賈璉到了老太上屋裡見了凤姐惜春在那裡心裡又恨又說不出來便向林之孝道衙門裡照了沒有林之孝自知有罪便跪下回道文武衙門都照了來踪去跡也看了屍也驗了賈璉吃驚道又驗什麼屍之孝又將色勇打死的殺威似周瑞的乾兒子的話回了賈璉賈璉道叫^你兒去進來也跪著听话賈璉道^你兒老爺時怎麼沒有回周瑞的乾兒子做威被色勇打死的話來^說道上夜的人說像他的恐怕不真所以沒有回周瑞

道好糊塗東西你若告訴了我就錯了周瑞東認可不就錯了林之孝道如入衙門裡把屍首放在市口兜招認去了賈璉道又是你糊塗東西誰家的人做了賊被人打死要候命庶林之孝回道這不用人家說奴才就說得是他賈璉听了想道是啊我记得珍大爺那一年要打的可不是周瑞家的庶林之孝他和鮑二打朵爺還見過的呢賈璉听了更生氣便要打上夜的人林之孝哀告道請三爺息怒那些上夜的人派了他們敢偷懶嗎只是爺府上的規矩三門裡_丁男人不敢進去的就是奴才們裡頭不叫也不敢進去奴才在外同芸哥兒刑口查三門閑的四處上的外頭的門一扇沒有開那賈璉是從後夾道子來的賈璉道裡頭上夜的女人呢林之孝將上夜的人沒奉奶的命相著等爺審問的話_着賈璉向色勇通呂林之孝說又往園裡去了賈璉便說道他小廝們便將色勇_也來說还虧你在這裡若沒有_你你只怕所有房屋裡的東西都搶了去了呢色勇也不言語_惜_他他沒出那話心下著急风姐也不敢言語_只見外頭說琥珀姐姐_着他們回來了大家見了不免又哭一場賈璉叫人檢點偷剩下的東西只有些衣服尺頭錢箱未動餘物都沒有了賈璉心裡還加著急想著外頭的棚在艮廚房的錢都沒有附信明早拿_什_還呢便呆想了會只見琥珀等進去哭了一番足箱櫃開著所有的東西怎能記憶便胡亂猜想虛擬了一番失革命人而送到文武衙門賈璉復又派人上夜风姐惜春各自回房賈璉不敢在家安歇也不及埋怨風竟自騎馬趕出城外去了這裡风姐又恐惜春獨見打發曲里更不